
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69 ·

美學・藝術類

鞠部叢刊

京劇之變遷

古劇說彙

周劍雲編

齊如山著

馮沅君著

上海書店

馮沅君著

古
劇
說
彙

自序

把讀書的興趣由詞與散曲移到戲劇史上在我是最近十年的事。十年每被人用以代表個相當悠久的時間。人生本沒有多少個十年呵！但爲了抗戰時期生活的不安定，圖書的缺乏，以及自己的疏慵，愚鈍，這十年內我並未如願的耕耘過這塊園地，牠之不能豐收原也早在意中。除去一兩篇業已單行或留作他書附錄者外，我這個低能農夫的收穫大都傾注到這個小園裏。

在一個不相信文章是自己的好的人，舊稿是不耐重讀的。歷時越久，牠的缺誤越顯得嚴重，繁多，往往使作者慚愧到不安的地步。我就是這樣的人。就現在的環境與學力論，我還不能將集中各篇的缺誤一一補正。只能在篇末所附的短跋裏陳述近來對於某種問題的意見，以述吾過。

當我開始整理稿件時，我的母親已在故鄉病倒了，不久她便與世長辭。生不能養，歿不與葬，從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喪父後，這是我遭遇的最悲痛的事。我同她分別在民國二十四年，到現在恰是十年。古劇四考等文的寫作都在這次最後離別時間，而各篇跋語的墨跡中更有哭母的酸淚。好吧，就用這本小冊子來紀念『聖善』母氏教養我的劬勞。

三十四年十二月沉君於三台。

目次

一	古劇四考	一
一	勾欄考	一
二	路歧考	八
三	人才考	一八
四	做場考	三〇
二	古劇四考跋	四三
一	勾欄考：棚，看席，樂床	四三
二	路歧考：末尼與樂官	四四
三	路歧考：則劇	四五
四	路歧考：優人間的親屬關係與男女合演	四六
五	路歧考：劇團的人數	四八
六	路歧考：酒樓茶肆中營業	四九
七	路歧考：鄉村做場	五〇
八	路歧考：老優作教師操樂器	五〇
九	才人考：才人，齊會	五一
一〇	才人考：掌記	五二
一一	才人考：雜劇的分類	五三

三

一二 才人考：脫膊雜劇……………	五四
一三 才人考：關漢卿的年代……………	五六
一四 才人考：院本名稱……………	六四
一五 做場考：招子……………	六五
一六 做場考：戲衣……………	六六
一七 做場考：假面……………	七三
一八 做場考：科汎……………	七三
一九 做場考：效果……………	七七
說賺詞……………	一一七
一 賺詞溯源……………	一一七
二 賺詞的成立……………	一二六
三 南宋的賺詞……………	一三三

四

說賺詞跋……………	一四五
一 四片太平令與賺鼓板……………	一四五
二 哈哈令與哈哈令……………	一五一
三 雙漸小卿諸宮調的作者與改者……………	一五二
四 水滸中白秀英所演奏的是諸宮調……………	一五四
五 賺詞曲調的體製……………	一五五
六 事林廣記所載賺詞的內容……………	一五五
七 賺詞的唱法……………	一五六

五

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

一七〇

一 俗講的推測

一七〇

二 小說蛻變的遺跡

一七三

三 曲的盛行

一七六

四 笑樂院本的一個實例

一七九

五 演劇描寫的啓示

一八三

六 清唱的曲辭與唱法

一九一

六

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跋

二〇三

一 關於俗講

二〇三

二 關於院本

二〇四

七

南戲拾遺補

二一四

一 浣紗女

二一四

二 崔懷寶

二一六

三 蔣蘭英

二二〇

四 薛苞

二二一

五 賽金蓮

二二一

六 王魁

二二一

七 許盼盼

二二一

八 貂蟬女

二二二

九 銅雀妓

二二二

一〇 崔君瑞	一一 董秀英	一二 復落娼	一三 趙普	一四 十孝記	一五 王子高	一六 崔護	八 南戲拾遺補跋	九 天寶遺事輯本題記	一〇 天寶遺事輯本題記跋	一 引辭
一一三	一一三	一一四	一一四	一一六	一一六	一一六	一一七	一一七	一一七	一一九

二	分章	三〇〇
一一	金院本補說	三〇五
一	柳青娘	三〇五
二	白牡丹	三〇九
三	貨郎孤	三一三
四	說狄青	三一七
五	范蠡	三二二
一二	金院本補說跋	三二八
一三	元劇中二郎斬蛟的故事	三三一
一	引言	三三一
二	二郎斬蛟故事的分析	三三一
三	灌口二郎斬健蛟雜劇	三三七
一四	古優解補正	三四一
一五	附錄	三七〇
一	記女曲家黃蛾徐媛	三七〇
二	記女曲家吳藻	三七四

古劇說彙

一 古劇四考

本文所謂『古劇』，是指南宋、金、元三百年間的各種戲劇。關於這方面，雖已有王國維先生的名著宋元戲曲史，然而尙待補充之處還很多。在我搜集材料給牠做『疏證』的時候，找到了些關於『勾欄』，『路岐』，『才人』，『做場』四點的史料，現在先整理出來，寫成本文發表，所引的書，大都以宋元人著的爲限，明以後的書中，如有可供參考的地方，則在附註中偶然也提及。二十五年十月，馮沅君記於北平。

一 勾欄考

宋元時的劇場叫做『勾欄』（註一）。

……東去則徐家、楓義店。街南、桑家瓦子，近北則中瓦，次裏瓦。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（夢華錄，秀水金氏梅花草堂影印本，卷二，頁三，『東角樓街巷』條）。

如北瓦、羊棚樓等謂之遊棚，外有勾欄甚多，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（武林舊事，知不足齋叢書本，卷六，頁二）。

你如今和我去勾欄內打喚王金榜來書院中與它說話（永樂大典戲文三種，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排印本，頁五十五，宦門子弟錯立身，白）。

奴家今日身已不快，懶去勾欄裏去（同書，頁五十六，同劇，西）。

勾欄收拾，家中怎地（同書，同頁，同劇，桂枝香）。

勾欄罷却，勾欄罷却，休得收拾，疾忙前去（同上）。

恁地孩兒先去，我去勾欄裏散了看的（同書，同頁，同劇，白）。

俺在這梁園棚內勾欄里做場（元明雜劇，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本，藍采和，頁一，第一折，白）。

俺先去勾欄里收拾去，開了這勾欄棚門，看有甚麼人來（同上）。

貧道按落雲頭，直至下方梁園棚內勾欄里走一遭，可早來到也（同上）。

不是我笑你，一生也不見勾欄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三，同折，白）。

自從哥哥去了，勾欄里就沒人看（同書，同劇，頁十一，三折，白）。

李定奴，歌喉宛轉，善雜劇，勾欄中曾唱八聲甘州，喝采八聲（齊樓集，進步書局重印明刊古今說海

本，頁八）。

有時叫做『枸肆』（註二）。

枸肆樂人，自過七夕，便搬自連救母雜劇，直至十五日止（夢華錄，卷八，頁三，『中元節』條）。

枸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（元曲選，商務印書館影印本，第一冊，頁二十三，『丹丘先生論曲』

條）（註三）。

勾欄似乎以棚爲之（註四）。

……東去則徐家孤羹店。街南桑家瓦子，近北則中瓦，次裏瓦。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。內中瓦子，連

花棚，牡丹棚，裏瓦子，夜叉棚，象棚最大，可容數千人（夢華錄，卷二，頁三，『東角樓街巷』條）。

俺在這梁園棚勾欄里做場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二，一折，白）。

有那邊方來看的見了呵，傳出去說梁園棚勾欄里末尼藍采和做場里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三，同折，白）。

勾欄內有『戲台』，是演戲的地方。

我待告你去呵，着老的便道你是個上戲台的末尼，和個風魔先生一般見識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七，

二折，白）。

戲台上呼我樂名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九，同折，尾聲）。

再不去戲台上信口開合（同書，同劇，頁十一，三折，滾綉球）。

戲台有時叫做『樂台』。

則聽的樂台上呼喚俺樂名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八，二折，哭皇天）。

勾欄內又有『樂床』，是女伶所坐的地方（註五）。

『做見樂床坐科。淨』這個先生，你去那神樓或腰棚上看去。這里是婦人做排場的，不是你坐處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一，一折，白）。

我方才開了勾欄門，有一個先生坐在樂床上，我便道：『你去那神樓上或是腰棚上那里坐。這里是婦女每做排場的坐處。』他便罵俺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二，同折，白）。

老師父，你去腰棚上看去。這樂床上不是你坐處，這是婦女做排場在這里坐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三，同折，白）。

我則在這樂床上坐（同上）。

又有『戲房』，即後台。

淨在戲房作犬吠（永樂大典戲文三種，頁三十四，張協狀元，科介）。

生在戲房裏唱：『甚麼婦人直入廳前！門子當頭，何不止約？』（同書，頁四十三，同劇，趙皮鞋）

生在戲房唱：『甚人囉哩！何不打出去？』（同上）

又有『鬼門道』（註六），或稱『古門』，乃『戲房出入之所』。

構肆中戲房出入之所，謂之鬼門道，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，出入於此，故云鬼門。愚俗無知，以置鼓

於門，改爲鼓門道，後人說而爲古，皆非也。蘇東坡詩有云：『搬演古人事，出入鬼門道。』（元曲選，第一冊，頁二十三，『丹丘先生論曲』條）。

『陳琳云』領旨。『向古門云』『兀那三宮六院妃嬪采女等聽者。……』（元曲選，第四十一冊，抱妝盒，頁二，楔子，白）。

『微向古門問科，云』敢問哥哥，那裏是崔甸士的私宅？『內云』即前面那個八字牆門便是（元曲選，第八冊，藏湘雨，頁十四，二折，白）。

又有『神樓』（註七）和『腰棚』，這是看席（註八）。

抬頭觀是個鐘樓模樣（太平樂府，四部叢刊本，卷九，頁一，杜善夫莊家不識構闌，耍孩兒五煞）。

這個先生，你去那神樓或腰棚上看去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一，一折，白）。

我便道：『先生，你去神樓或腰棚上那裏坐。……』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二，同折，白）

老師父，你去腰棚上看去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三，同折，白）。

入得門上個木坡，見層層疊疊圍坐（太平樂府，卷九，頁一，杜善夫莊家不識構闌，耍孩兒五煞）（註九）。

勾闌的規模往往很大。

……東去則徐家瓠羹店。街南桑家瓦子，近北則中瓦，次裏瓦。……內中瓦子遠花棚，牡丹棚，裏瓦子夜叉棚，象棚最大，可容數千人（夢華錄，卷二，頁三，『東角樓街巷』條）。

至元壬寅夏，松江府前勾欄隣居顧百一者，……有女官奴習唱，每聞勾欄鼓鳴則入。是日入未幾，棚屋拉然有聲。衆驚散，既而無恙，復集焉。不移時，棚貼壓。顧走入抱其女，不謂女已出矣，遂斃於賴木之下。死者凡四十二人（綴耕錄，日本刊本，卷二十四，頁二，『勾欄壓』條）（註一〇）。

這是就固定的劇場（註一一）言。據故書所載，還有些伶人不在一定的『勾闌』內演劇。任何寬敞熱鬧的地方

行可做他們的劇場。

此外如執政府牆下空地，諸色路岐人在此作場，尤爲駢闐。又皇城司馬道亦然。候潮門外，殿司教場，夏月亦有雜伎作場。其他街市如此空障地段，多有作場之人（都城紀勝，嘉惠堂刊武林掌故叢編本，頁一）。

或有路歧不入勾欄，只在裏鬧寬闊之處做場者，謂之打野呵。此又藝之次者（武林舊事卷六，頁二）。那末一切的佈置當然都要從簡了（註一二）。

（註一）『勾欄』，或作『構欄』，『勾欄』，『構欄』。牠本是殿堂上的闌干，所以李誠在營造法式上以『勾欄』來註釋魯般光殿賦的『軒檻』與景福殿賦的『欄檻』（營造法式，一九二五年刊本，卷二，頁七至八），並且繪有圖樣（卷二十九，頁十一，卷三十二，頁十六）。夢華錄『殷載雜賣』條（卷三，頁四）的『箱如構欄』，『皇后出乘輿』條（卷四，頁二）的『前後有小勾欄』，則又將殿堂上的闌干的名稱用於車上。至於用這兩個字稱劇場和其他演奏技藝的場所的原因，大約是因爲『藝人』在表演時用闌干將他們自己與觀衆分開之故。

（註二）『勾肆』這個名稱雖不似『勾欄』那樣通行，但看夢華錄『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』條（卷七，頁二）的『殿上下回廊皆關撲錢物，飲食，伎藝人作場，勾肆羅列』以及『街東皆酒店舍，博易場戶，藝人勾肆』諸語，可知牠同『勾欄』一樣，於劇場外，也可用以稱其他『藝人』表演的地方。

（註三）『構肆』，太和正音譜，海寧陳氏影印本，卷上，頁三十五引作『構欄』。

（註四）宋元時，一切耍玩技藝多在棚內表演，不獨戲劇爲然。夢華錄『京瓦伎藝』條（卷五，頁一）說：『崇觀以來，在京瓦肆伎藝，張廷重、孟子書，……霍四究說三分，尹常賣五代史，文大娘叫果子，其餘不可勝數。不以風雨寒暑，諸棚看人日日如是。』樂大典戲文三種（頁五十

四，張協狀元，關雙蓮說：『好似傀儡棚前一個跑老』，卻可爲證。

（註五）余嘉錫先生在他的新編古名家雜劇跋（見本齋書話藍本，藏北平圖書館）中說：『劇場謂之勾欄。……內有樂床，爲婦女排場之所。』這種解釋，我實不敢苟同，雖然在這篇文章內作者有不少的割讓。余先生的解釋，在第一個例子中，是可以應用的，但用牠去解釋二，三兩例則有點講不通。『這裡是婦女每做排場的坐處』，『這是婦女做排場在這裡坐』，這兩句話不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『樂床』是女伶坐的地方！

（註六）在清人劇中，我們還時常見到『鬼門』這個名稱。如裘璉的昆明池（清人雜劇初集，本劇頁七，二折）有：『中淨向鬼門取卷上』，鑑湖隱（同書，本劇頁六，二折）有：『向鬼門搖旗介』等。

（註七）日人青木正兒在他的中國近世戲劇史（王古魯譯，民國二十五年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）中曾討論到金元時劇場的情況（第二十五章，劇場之構造及南戲之脚色，頁五一八至五一九）。他根據的材料也是杜善夫莊家不識構欄，他的結論是：『其次所謂「抬頭觀是鐘樓模樣」，蓋指戲台之狀而言者，意者斯時之戲台已如今日廟中所見戲台情況。』這種解釋乍看去似也極近理，不過若將杜曲這一句與藍采和的「你去那神樓或腰棚上看去」合看，讀者的意見怕要改變了。因此，我的推想是：這位『莊家』人只是上下的看，並未往前看，所以他說：『抬頭觀』，『往下看』，而『鐘樓模樣』的建築物就是『神樓』（『鐘樓』言其形狀，『神樓』乃其本名）。

（註八）『神樓』，『腰棚』之外，似乎還有個看席。牠是最低的一層，或者與現在的池座相似，和『神樓』，『腰棚』合成上中下三層。因爲杜曲於『上個木坡』『抬頭觀』之後曾說：『往下觀却是人漩渦』，不過辭句微嫌含糊，不會說明牠的名稱而已。

（註九）『木坡』我推想是樓梯。我將杜曲這句話引來做看席第二層『腰棚』的旁證的理由是：一則

因爲一切事物用『腰』字來指示的，大都是在中間，如『山腰』，『牆腰』，『林腰』，『崖腰』，實在不勝枚舉。『棚』既以『腰』稱，當然是在中間，有高於牠的，也有低於牠的。二則因爲這位『莊家』人於上了『木坡』後，上『觀』下『看』還都有所見，當然他坐在三層的中間一層。

(註十) 日人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劇史也引了這一條(第十五章，頁五一九)，他的結論是：『復觀其『死者四十二人，……歌兒天生秀全家一人未損』之語，此亦令人想像或因戲台及戲房與看席，建築不相連接，所倒塌者爲看客席歟！』古代劇場的確實情況本不容易知道，但根據耕錄這一條來推想看席與戲台及戲房不相連屬，却不十分可信。就這一條的文義看來，天生秀全家也在倒塌的『棚屋』內，不過幸而不及於難而已；反之，由『歌兒』二字和古劇團常會由個家庭來組織的習慣上看起來，我們可以推想着這次場的『棚屋』是包括戲台及戲房的。至於我引此條的目的則與青木正兒微異，我的意思是死者尙四十二人，則觀衆的數目是很可觀的，而劇場之大也不難想見。夢華錄所言並非誇張之辭。

(註十一) 藍采和(元明雜劇，本劇，頁五，賺煞及白)曾說：『我鎖了勾欄門，看你怎生出的去！』這真你駕雲軒白日昇天，怎敢相饒到面前！你若惱了我，十日不開門，我直餓殺你。』這幾句話頗可以證明此時的『勾欄』已是很堅固嚴密的建築。而且就前引的例子看起來，看席的構造也相當的複雜，這樣的劇場怕也不是隨時可移動的。因此，我常常設想宋元時的劇場雖有『棚』或『棚屋』之稱，也許實際上有些已不是棚，只是用舊名而已。疏隄渠有邊金(?)的戲台，山西萬泉縣四望鄉有元(?)戲台，陝西朝邑縣西原嶽廟的戲台也很古(據碑文廟建於宋政和九年)，所可惜的是所見的都是照片(北平國劇陳列館藏圖二百三十二號，二百七十一號，與二百八十七號)，而且只是只有戲台而無看席的照片。若只就照片論，這些戲台和後來的戲台已很接近。

(註一二)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也有假戲台(北平國劇陳列館藏照片，未編號)。牠好像是個棚

子，接搭在一座樓房前面，伶人三五在上面表演。但張澤端所畫的是汴都人士的野外春遊（明李東陽懷麓堂集，清李萃重刊本，詩，卷九，頁十六，題清明上河圖可參看），這個戲台也許是臨時的，不是永久的，固定的。

二路鼓考

宋元時代的伶人叫做『路鼓』（註一）。人家以此稱呼他們，他們有時也以此自稱。

爲路鼓，戀佳人，金珠使盡沒分文（永樂大典戲文三種，頁五十五，官門子弟錯立身，鸚鵡天）、一意隨他去，情願爲路鼓（同書，頁五十七，同劇，六么令）。

在家牙隊子，出路路鼓人（同書，頁五十九，同劇，白）。

路鼓，岐路兩悠悠，不到天涯未肯休（同書，同頁，同劇，菊花新）。

怎地孩兒爲路鼓（同書，頁六十，同劇，排歌）。

俺路鼓每怎敢自專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三，一折，油葫蘆）。

是一火村路鼓（同書，同劇，頁十三，四折，慶東園）。

『路鼓』以外，還有六種名稱：第一是『伶倫』。

伶倫門戶曾經歷，早不覺鬢髮霜侵（永樂大典戲文三種，頁五十五，官門子弟錯立身，紫蘇丸）。

老身幼習伶倫（同書，頁五十六，同劇，白）。

因此處有個伶倫，姓許名堅，樂名藍采和，有神仙之分，度脫不省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八，二折，白）。

白）。

鄭光祖……名香天下，聲振閭閻，伶倫輩稱鄭老先生，皆知其爲德輝也（錄鬼簿卷下，誦芬室讀曲叢刊本，頁一）（註二）。

第二是『散樂』（註三）。

前日有東平散樂王金榜來這里做場（永樂大典戲文三種，頁五十五，宦門子弟錯立身，白）。因迷散樂王金榜，致使爹爹捍離門（同上）。

你迷去喚散樂王恩深來（同書，頁五十七，同劇，白）。

第三是『行院』（註四）。

我是個宦門子弟，也做得您行院人家女婿（永樂大典戲文三種，頁五十九，宦門子弟錯立身，麻郎）。你與我去叫大行院來，做些院本解悶（同書，頁六十，同劇，白）。

你是甚麼好馳名的行院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四，一折，白）。

更過如包待行淫，幾曾見行院來負荆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九，二折，哭皇天）。行院每遭家私過活（同書，同劇，頁十二，三折，朝天子）。

都是一般行院，你多拿了幾文錢出來，我務要平分（同書，同劇，同折，白）。

大都行院王氏（太平樂府卷八，頁十三）。

天然秀，姓高氏，……始嫁行院王元伯，王死，再嫁焦太素，治中（青樓集，頁三）。

第四是『末尼』（註五）。

你那許堅末尼在家麼（元明雜劇，藍采和，頁二，一折，白）。

我遊遍天下，不曾見你這個末尼（同書，同劇，頁四，二折，白）。

我待告你去呵，着老的便道。你是個上戲台的末尼，和他那風魔先生一般見識（同書，同劇，頁七，同折，白）。

我這等末尼，你這等先生（同書，同劇，頁八，二折，鬪蝦蟆）。

小玉梅，姓劉氏，獨步江浙。其女區區，姿格嬌冶。……後嫁末尼安太平，常鬱鬱而卒（青樓集，頁